

女人的漂亮是她的幸福还是她的悲哀

文清著

匪妻

女人的漂亮是她的
幸福还是她的悲哀

内 容 简 介

第一章

周强一边吻着好的嘴——一边把她拥倒在炕上，只几下，便把她的裤子褪了下去。梅妞在下面拼力扭动着，想从他的身下挣脱出去。

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梅妞也不再做无谓地挣扎，无可奈何地默默承受着……

第二章

刘文林用吻表达自己的感情，真挚而热烈；梅妞被吻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禁不住心神荡漾，揽了他的脖子，贪梦地反吻他……

他们都尽情地从对方的唇吸吮着爱的甜蜜；亲吻，碰触，抚摸，他们的呼吸都渐渐地急促了，两个身体几乎同时开始颤抖。

第三章

刘文林从她热烈的唇上感觉到了好身体的需要，轻轻地把她放倒在柔软的床上，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她的唇，游动般地往下滑去，在她脖子上热烈地吮……

梅妞禁不住“格格”娇笑起来，只闭了眼睛，美美地享受着，身心感受到了一股新奇的幸福和甜蜜。

第四章

马一彪说着话，一只手紧紧拥着她一只手扯断掉她的内裤，把她放倒在床上……

梅妞拼命挣扎着，然而，她的挣扎对健壮如牛，欲火中烧的

马一彪来说显得那样的无力——或许还在无意中增加着女性胴体的刺激……

第五章

周强呼地坐了起来，发现梅妞深深垂着头，半裸着身子侧坐在炕的里头；胴体雪白，柔软，细嫩，充满着诱惑，亿情不自禁地凑过去，在那温馨上抚摸着……

第六章

邱英莲全身颤抖着，仿佛掉进了万丈深渊，无助地叫着：

“不，不要……”

浑重的喘息夹杂着痛楚的苦叫！

何永谦彻底满足了，美孜孜地滚倒在一边歇息。

接下去，竟是两个人轮流着上，霸道、蛮横……

她挣扎不开，叫不出声……

房间里再次传出粗重的喘息和难忍痛楚的呻吟……

第七章

他们的呼吸在逐渐急促，两个胴体都在开始轻轻颤抖，四片唇的接触、吸吮，表达着躯体的愿望。

探索，发疯，狂热，他和她同时享受着爱神赋予的人间乐趣，两人的汗混和在一起……

第八章

高俊卿被他吻得喘不过气来，心智完全紊乱，情不自禁地反吻他……她的温柔引诱着陈允义的手，忽地由背后滑到胸前，停在乳峰上，抚摸，揉搓……躯体开始轻轻的颤抖。

孙允义的呼吸骤然急促了，忽地离开那香唇，抱起她，放倒在床上……

第九章

她用唇堵住了他的嘴，他正张着口，她的舌头就伸进了他嘴里……

他惊呆了，但，也只是短短的一瞬，他果断地把她抱起来，放倒在坑上，梅妞刚来得及娇嗔地说出了“不要……”两个字，其余的话还在舌头下面，嘴已被他的两片唇堵住了。

两个人滚倒在坑上，拥吻着……

第十章

他感觉到她乳房丰满，皮肤细腻，胴体荡漾着一股诱人的气味——显然是梅妞所具有的一切！

陈允明紧紧地拥抱着她，呼地翻过身，把她压在下面……

那女人登时狂热了，情不自禁地呻吟起来。

第十一章

梅妞被放倒在坑上的时候，就开始解脱自己的衣服，内裤脱了下来，又脱掉了胸衣，袒露出一对丰盈、美丽的乳房，就象一对半圆球，顶端有粉红色的突起。她微微闭上了眼睛，甜笑着期待着。

陈允明已来不及脱光衣服，欢呼了一声，扑到她身上……

第十二章

在陈允明那座整洁，舒适的房里，浑重、惬意的喘息声和莺啼般幸福的呻吟声交织在一起，颠鸾倒凤，她和陈允明狂热地用身体交流着感情，两个人都被对方的情绪鼓舞着，贪梦地吸收，慷慨地赠与……

第十三章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屋里传出来一声惬意的轻吁！

周强对这个声音很熟悉的，那是梅妞的声音！

当他回到了自己家门前，从窗纸的孔洞里往里看时，更是一切都明明白白了——

正在这个时候，在炕沿着努力的陈允明又把梅妞翻转过来，两只手抚摸着她圆润、雪白的臀……

第十四章

陈允明毫不迟疑，坚定地把她抱到炕上，开始一件件地脱她的衣服，雪白的肌肤渐渐袒露出来，露出一寸，陈允明便在那一寸上吻，就象是在和这美妙的胴体告别。他吻得专注而热烈，梅妞安祥地躺在那儿，美美地享受着……

第十五章

嘴唇热烈的吸吮和逐渐混重的呼吸表达着陈少良躯体的愿望，这愿望或许也是她企盼的——她哧哧笑着、温柔地在他的怀里慢动着……

陈少良再也抑制不住生理的需求，坚定地把她抱起来，轻轻放倒在炕上，紧紧地抱住她……

他们的身体和灵魂结合在一起了，喘息声，呻吟声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久久地充斥这个房间。

第十六章

梅妞忽然象个小姑娘做了件新衣服一样，高兴得跳了起来，她攀了陈允明的脖子，嘴唇雨点般地落在他额头上、腮上……

屋里开始传出了重重的喘息声交织着幸福的呻吟声……

序 言

本人素来讨厌粗制滥造的庸作混入图书市场，值得庆幸的是，我又得到了这部艺术性、趣味性皆佳的力作以馈读者。

这是一部以解放前动乱中的东北农村生活为背景的社会小说，作者借助一个温柔而善良的大户人家小姐——梅妞的不幸和遭遇，从女人这个侧面揭示了旧社会的苦难，鞭笞了万恶的封建社会制度。

梅妞由于和她家的长工刘文林青梅竹马，暗生恋情，一个偶然机会，两个人偷食了爱情禁果；他们的私情被梅妞的父母发现，无可奈何，只得私奔。岂知，他们离家不久便遇上了土匪，刘死于乱枪之下；梅妞被土匪劫掠、押回匪巢，匪徒们迷恋她的美貌，竟引起火拼；土匪头目马一彪为之杀死首领高占洛，土匪小头目周强又侥幸将吕劫持。周强原想把梅妞送回家换取一笔赎金，怎料，马一彪已将梅妞家血洗……

梅妞被周霸占之后，竟发现周强是个情义双兼的青年，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嫁给了周强。不料，他们的行踪被马一彪的亲信冯奇发现，械斗之中周强负了重伤。梅妞、周强两人颠沛流离，终于在关外的一个小镇上安顿下来。沉重的生活担子落到了梅妞的肩上——为了生活，又须给周强治病，梅妞不得不到镇长陈士年的家里去保姆；但在上工的当天梅妞便险些被陈强奸，恰逢陈的族侄陈允明赶来才幸免于难。陈允明是小镇上的医生，在给周

强医治的过程中，梅妞出于对陈的感激，居然和陈允明私通……事情被周强察觉，却于深思熟虑之后无可奈何地容忍并默认了陈允明和梅妞的奸情——陈允明充当了个不光彩的“拉帮套”者。在梅妞的劝说下，陈允明结婚了，但，由于周强已成残废，梅妞又生了陈的孩子，他们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竟持续下来，尤其是在陈允明的妻子负气而走之后，陈允明和梅妞更觉得离不开对方了。

陈允明的儿子陈少良和周强名义上的女儿周雅凤耳鬓厮摩，感情日重，终于发生了性关系。当周雅凤知道自己和陈少良居然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时，羞辱难当，投河自尽；梅妞悔恨万分，自杀未遂，等待他们的将是个什么样的命运……？

文章中对拉帮套、借种、老夫少妻等等倾斜的生活作了深入浅出的描写，旧社会东北一带的风土人情跃然纸上，故事情节曲折，人物生动逼真，雅俗共赏。

天荒荒，地荒荒，
人没出息怨爹娘。
哎哟哟，爹娘不该生下我，
脸朝黑土，日头晒脊梁。
大粮户三妻又四妾，
我光棍一条，夜里看房梁。
费劲八力讨老婆，
娶了老婆养不起，
只好请人来帮忙。
老婆让人家搂着睡，
自己白白憋得慌……

第一章

年轻女人即使是到了山穷水尽的
地步，仍具有被男人们劫掠的价值
——那美好的胴体……

虽然门的缝隙很大，却总算把恶劣的天气关在了门外。

仿佛和梅妞的心境一样，从离开已是断壁残垣、一片死寂的梅家屯之后，天就阴了下来。

待失魂落魄的梅妞察觉到天气在变化的时候，从西山后面涌上来的乌云已经漫过头顶，象只庞大、凶残的野兽，转眼间吞没了山，吞没了山脚的桦树林，又向点缀在旷野间的几个村落扑去；风也渐渐大了，阴冷的风掠过田野，象在寻找地上的什么东西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

道旁的小树林似乎被风吓傻了，发出“呜呜”的鸣叫，乍一听来，象是鬼哭。

天色迅速地暗了下来，东天边过早地出现了一勾弯月，很快又被乌云吞没了，大地顷刻漆黑一团。稍顷，那为数不多的几颗

星星象是预料到将有什么大难来临，都惊慌失措地眨着眼睛；就象是在逃避灾难，倏忽间消失不见了。

风更紧了，风里带着雨星。

突地，北方划过一道刺眼的闪亮，象是要将乌云撕裂，却又倏忽消失不见，就象是因为没能达到自己的意愿，发出一阵沉闷的怒吼，隆隆声由远而近，从头顶上滚过。与之呼应，又一个立闪，正在头顶上方，白光耀眼、宛如一条灵蛇，斜劈而下；陪之以一声惊天动地的炸响……

直到现在，梅妞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那瞬间吓得浑身发抖，而她的身后，和她一起坐在马背上的周强趁机把她紧紧地拥进怀里，他那只一直轻揽在她腰间的手抚向她的乳房，开始还是轻轻的，渐渐肆无忌惮起来……

那瞬间，她感到难言的紧张和羞涩，或许还有其他别的什么；但，那些感觉转眼间便被大自然的变幻消融了。

——接下去，电闪、雷鸣，再也不曾间断。

暴雨打在林木间的“哗哗”声由远而近，转眼间，豆大的雨点洒落下来……

所幸，道旁有这个镇子，镇子里又有这个小店；更使她暗暗高兴的是：

周强居然漫不经心地同意她单独要了一个房间。

“他真的会象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个好人吗……？”

梅妞心里这样想：

“不，不会的，土匪堆里怎么会有好人！但是，无论怎么说，他终究还是把我……”

近几个月来的遭遇几乎完全摧毁了象她这样年轻的女人所应有的羞涩和自尊心，而连日的奔波更使她筋疲力尽——她的

身心也的确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仿佛是往日的余悸仍未消散，她划了三根火柴才把被自己不慎弄灭了的油灯点燃，并且为之长长吁了口气。

她把灯捻儿拨大了些，站在灯光下发了好大一会儿痴，才想起该把身上套的那件男人们穿的夹袄脱下来，那顶破旧的帽子也摘掉了……

灯光下，炕沿上幻出一个美好的身影——

梅妞的确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她中等稍高的身材显示着苗条，高耸的乳房表现着成熟的丰满和女性的骄傲；两腿修长、笔直，一头乌黑的长发梳成两根长长的辫子，脸颊白嫩，鼻子略高，两只双眼皮的大眼睛和小巧、艳红的嘴唇表现着性感，两腮上的酒窝散发着荡人心魄的魅力……

此刻，她那张俊俏的脸上布满了愁云，就象只失巢的鸟儿躲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树林里，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应该飞走，还是暂时栖息在这危机四伏的地方；然而，房外不曾间断过的雷鸣和极度的疲倦战胜了一切——

她在炕沿上默默坐了一会儿，终于还是脱了鞋，懒洋洋地爬上炕去……

就在这时，房门在一声轻响中打开了，梅妞诧异地回过头，眼睛登时张得老大。

周强悄悄走了进来，伴随着他闯进屋来的是一股浓重的酒气。

尽管油灯并没能驱散房间里的昏暗，然而，她却清晰地看到周强的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里面仿佛在燃烧着一股兴奋、炽热的火。

对梅妞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不祥的火。

那是男人们的身心被欲念炙烤时才迸发出来的火，在文人的口中往往被称之为欲火。

她几乎无暇考虑对方是怎么进来的，已发出一声惊叫：

“你、你干什么……？！”

她的声音在明显地颤抖。

声音的颤抖说明着她的惊慌，也说明着她的身心为对方的到来所产生的紧张；然而，就在她发出这句惊问的同时，她显然更加清楚了：

自己虽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却仍具有被男人们劫掠的价值——那是自己美好的胴体。

女人，特别是自己这样漂亮的女人对于男人永远充满着诱惑；在男人的眼里，女人的身体优胜于任何美味佳肴。

周强反手关上房门，“呵呵”一笑，说：

“小姐，我是来看看你——外面的雷很大，我怕你……”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瞬间，他眼里的那两团火光锥子般盯在梅妞的身上，并且倏忽转化为绿色——就和猛兽即将扑向它们的猎物前所进射出来的贪婪的光一样。

梅妞从貌似一本正经的匪首高占洛的眼睛里看到过这种光，更亲身领略过马一彪为这种光所诱发的疯狂。

周强匆匆走过来的动作和他目光的变幻充分地表达着和他的语言截然不同的含义。

曾几何时，梅妞还为周强没有对自己施以强暴而暗暗庆幸——诧异的庆幸——而当她真切地意识到周强已在采取行动时，她却又在表现着极端的惊慌失措。

她本能地移向炕沿，但，当她看到周强的眼里进射出饿狼一

样的光，不禁打了个冷战，又同样慌乱地退了回去；然而，对方却适时地阻止了她——

周强呼地扑过来，抓住了她的衣服，硬生生把她扯进自己的怀里；在他紧紧搂抱住她温馨胴体的同时，已在粗暴地亲吻着她的脸颊。

一股恶臭的酒气熏得梅妞几乎要呕，她又一次感到难言的羞辱，一边拼力地挣扎，一边说：

“周强，你、你这是干什么……？”

“乖乖宝贝儿，这样的鬼天头，还是咱们两个人在一块儿睡有意思……”

周强说着话，一只手已经伸进她上衣里面，用力揉搓她的乳房。

“别、别这样，周、周大哥，我们说会儿话吧……”梅妞实在挣脱不开对方的怀抱，已经在求其次。

周强得意地笑着说：“不会是和我商量怎么样干才能让你快活吧？我的宝贝儿大小姐……”

“不，我……”

梅妞刚刚说出了两个字，其他的话已经被两片火辣辣的唇封在嘴里；她显然被对方的无礼激怒了，猛地扭开头，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气呼呼地说：

“您要再这样，我宁可死……！”

周强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沮丧地坐在炕沿上，淡淡笑着说：

“乖乖宝贝儿，我可舍不得你死，说吧，你究竟打算怎么办？梅大小姐，你可别忘了，是我拼着命把你救出来的；你们家已经全毁了，原先答应给我多少钱的事儿已经是句空话，除了让我痛

痛快地玩玩，你已经没法儿报答我救命的大恩。”

“这……”

梅妞进一步感到了侮辱，但，在这个无赖的面前，她又能说什么呢；她窘红了脸，听周强继续说：

“宝贝儿，别想不开了，我会好好服侍你的……”

在梅家屯外，当她被周强扶坐在马背上的时候，她就已经预料到自己为了得到对方的庇护将要付出什么代价，仅只那预料已使她感到羞辱；然而，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象她这样一个孤单的女人。

周强的眼里突地燃起了淫荡的火，烘得梅妞的脸发烫；她刚刚羞涩地垂下了头，便感觉到对方已经扑上炕来，把她拥进怀里……

梅妞吓了一跳，一边无力地挣扎着，一边哀求：“周、周大哥……别、别这样；我……”

欲火中烧，周强哪里还忍得住，他一边吻着她的嘴——梅妞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一边把她拥倒在炕上，连自己的衣服也没来得及脱，只几下，便把她的裤子褪了下去，呼地拥压在身子下面。梅妞在下面拼力扭动着，想从他的身下挣脱出去；周强哪里肯依，就紧紧地箍住她的腰……

梅妞拼命地抗拒着、叫喊着；然而，她的叫声就是再大些，只怕要比窗外的雷雨声逊色许多。

——就连在她身上兴高采烈的周强几乎都没听到。

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梅妞也不再做无谓地挣扎，无可奈何地默默忍受着……

梅妞无可奈何的柔顺和她那温馨的胴体引得周强兴致勃发，他把她脱得赤条条的，惊喜地欣赏、抚摸着她如雪似脂的胴

停——他的两手在她温润、细腻的身体上轻轻、慢慢地游动着；转眼间又东山再起……

梅妞仿佛失去了知觉，象个死人似地任由周强摆弄；只是，她委屈的泪水溢出了眼眶，沁湿了枕头……

终于，一切安静下来。

二

周强浑浊的喘息声刚刚停下来，便被鼾声取代了。

窗外的雷声早已消失了，只剩下细雨绵绵，尤其使人郁悒不安；这气氛与梅妞的心情倒很和谐——

梅妞觉得浑身的骨架象散了一样，懒洋洋地躺在炕上。

这一阵儿，她仿佛要呕，却又什么也呕不出来，脑袋里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似乎是直到这时，理智才回到她的脑海，并且即刻感到奇羞不堪：

是啊，适才周强是怎样地蹂躏她呀！

——说句实在话，刚开始的时候，周强温柔的动作还确实使她莫名地产生过一瞬在做爱中寻求愉快的幻觉；然而，到了后来，他在她的身上一次又一次疯狂地发泄，已使她只感觉到蒙受蹂躏的痛苦和被人当作玩物的羞恨。

她的泪水不知不觉流落下来，泪水引发了轻轻的饮泣，羞辱使她联想起自己的命运：

“……我的命为什么就这么苦？”

“从那个鬼山洞里逃出来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真的获得了自由；谁知逃离虎穴、又入狼口！”

“那阵儿，我还拿他当个好人——虽然他是为了钱才救我，可土匪群里哪儿有真正的好人；却万万没想到……”

“难道从现在起，我就真的成了他的玩物！”

“逃走！”

蓦然，一个大胆的念头闯入她的脑海：

“他一个小土匪还能从土匪窝里把我弄出来，我又为什么不能自己逃走——是啊，自己救自己才最可靠——他只有一个人，而且又是在这种时候；我只要……”

她没有进一步细想，就开始了行动：

她迟疑着伸过手去，轻轻地碰了一下周强——周强居然动也没动，连鼾声也没有停——她又碰了他一下，而且力量也大了一些；周强仍浑若未觉。

梅妞不由得增加了几分自信，轻轻坐了起来，看见自己的衣服被周强胡乱地抛在炕头，迟疑了一下，悄悄移动着身子，伸过手去——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发抖——够着了！她兴奋得心头一阵狂跳。

就在这时，她的手无意中触到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她似乎为之打了个冷战：

刀！

周强别在腰间的那把刀！

就在她的手真切地触到那柄冰凉匕首的时候，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蓦地闯入了她的脑海；那个念头充满了诱惑，仅在刹那间，那念头竟奇迹般地坚定了：

“杀死他……！”

“对，只有杀死他我才能从容地逃走……”

她没有过多地犹豫，便抓过那柄匕首——尽管她自己也很清

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手有些抖——随即举了起来；她的两眼死死盯着周强的咽喉，眼里仿佛燃烧起了复仇的火，握着匕首的那只手突兀变得异常有力……

就在这时，周强忽然一个侧身，右手倏地伸出、一把握住梅妞的手腕；梅妞的手腕疼痛欲裂，忍不住“啊”地叫了一声，那柄匕首“呛啷”落在炕上。

周强“呵呵”冷笑着，得意地说：“宝贝儿，刚刚过了半个晚上，就想谋害亲夫啊，忒早了点儿吧！”

梅妞忍不住痛，眼泪扑簌簌流下，迟迟地哀求着说：

“快、快放开我……”

周强手上的劲儿小了些，却没放开她，淡淡一笑，说：

“小宝贝儿，你也忒把周哥瞧扁了；乖乖，长点儿见识吧，告诉你：干我们这行儿的，就是躺在自己家里睡觉也睁着一只眼，何况，你刚才陪哥玩的时候已经露出了生气的样子——宝贝儿，说句真格的，你生气时候的那副样子更醉人；你要是不生气，没准儿我还真没那么大的劲儿。”

“……”梅妞苦丧着脸，垂下头去。

他把梅妞扯进怀里肆无忌惮地揉搓着，得意地笑着说：

“宝贝儿，说吧，往后还敢不敢跟我玩邪的？”

“……”

“好，你不说——我还真喜欢你这个倔劲儿。”

周强说着话，拿过那柄匕首，在手里掂了掂，把冰凉的刀锋贴在梅妞的脸蛋上，往返摩蹭着：

“你到底说不说——哦，对了，你还得对天起誓，往后乖乖地跟我过日子；否则……”

“你、你杀了我吧……！”

梅妞的眼里噙着泪花，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突然，她的头猛地一扭，脖子往锋利的刀锋上迎去。

周强吓了一跳，握着匕首的手倏地移开，惊异了一瞬，又“呵呵”笑了起来，说：

“你、你真的想死啊，可没那么容易——你舍得自己的这条命，我还舍不得——宝贝儿，你兴许还没觉出来：马大炮喜欢你喜欢得要命，宁可不顾江湖义气，把高老大干了；我把你送回去交给他……”

梅妞“哼”了一声，冷冷说：“你也别忘了，道儿是你出的，那个炸弹也是你给我的，到时候……”

她的话被周强的狂笑打断了。

周强望着她诧异的脸色，撇了撇嘴，侃侃说：“你以为他还会象那阵儿一样喜欢你吗？你别做春秋大梦了——马大炮是从来不吃回头草的。前年秋天——那时候，他还没归高老大——他花了半斗大洋从哈尔滨弄来个白俄娘们儿，也难怪马大炮喜欢她，那娘们儿长得就是浪，又忒会来劲儿；可是，过了没几个月，那小娘们偷着跟一个小白脸跑了。也活该他们倒霉，隔了没多久，两个人被下山买货的弟兄撞上抓了回来——没别的，那小子被大卸八块喂了狗；兴许那娘们儿已经知道马大炮的脾气，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着说自己是被那个劫走的。弟兄们里也有几个受过她好处的在一旁替她说好话；你猜马大炮怎么着，竟当场把她赏给了卫队……”

他故意顿了顿，眼睛偷偷瞟着梅妞，看见她确是在认真听，心里不禁暗暗一笑，又接着说：

“你或许也见过那个叫冯奇的卫队长，那东西简直就不是个人——他在牡丹江一带是出了名的大家伙，就因为有一次逛窑